

老
北
京

附CD1张

叫 卖 调

陈树林 /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PEOPLE'S MUSIC PUBLISHING HOUSE



陈树林 / 著

老北京

叫卖

调

北京市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 资助出版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

人民音乐出版社
PEOPLE'S MUS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北京叫卖调 / 陈树林著. —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103-03741-6

I. 老… II. 陈… III. 风俗习惯-史料-北京市 IV. K89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9608 号

选题策划: 邹璐

责任编辑: 邹璐

责任校对: 张婷

整体设计: 王华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甲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Http: //www. rymusic. com. cn

E-mail: rmyy@rymusic. com. 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 × 1230 毫米 24 开 18 $\frac{2}{9}$ 印张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附 CD 1 张) 定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请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 (010) 58110591

网上售书电话: (010) 58110650 或 (010) 58110654

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 58110533

序

1955年6月,杨荫浏先生在《人民音乐》上发表了一篇《谈谈未被注意的民间音调》的短论。文章开始即说:“关于民间和古代音乐的材料,现在我们已经做了许多调查、采访、整理、研究、改编和运用等工作。但是还只限于民歌、舞曲(少数)、说唱、戏曲和器乐等五类。这五类以外,对很多相当重要的音乐材料,如吟诵诗词的声调、宣读宝卷的声调、叫卖的声调、哀哭的声调、方言的语调等,我们还考虑得很少。而它们曾是我国古来民间音乐遗产的组成因素,非但它们本身有些就是曲调,可供创作上的参考与运用,而且就需要逐渐进行深入研究民间音乐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注意这些材料,就会使我们对于民间音乐有些方面的研究造成困难。”也许是考虑到杨先生的呼吁和建议,当1979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工作再次正式全面启动以后,^①全国编委会要求各分卷除了主要收集、整理各类传统民歌外,同时也把上述“未被注意的民间音调”列入收编的范围,从而体现出一种全面关照、集其“大成”的编辑思想。

本书作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关注老北京“叫卖调”的。据云:“北京卷”编委会前前后后在北京东城区、西城区和崇文区等地几年间共收集到六百余首叫卖调,但最后入卷者仅及十之一二。为全面反映老北京叫卖调的全貌,作者近期又进行了一次补查,共得八百余首,再将其分成32个种类,逐一加以详析,最终完成了这本可能是全国第一本以省市为对象的“叫卖调”专著。从性质上讲,它是集成工程的“副产品”;从学术上说,它开拓出所谓“未被注意的民间音调”研究的

^①我国第一次进行《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纂工作,始于1963年,主持单位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身)和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前身)三家,至1965年已经有十余个省市编出初稿,后因“文革”而被迫中断。故1979年再度开始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以及随后的“十大集成志书”工程,应该是第二次。

一个新领域；从编纂时间看，前后跨越三十年，其执著、专一的精神，颇可叹矣！

当年，杨先生所以要大家关心这些“未被注意的民间音调”，一是认为它们是“古来民间音乐遗产的组成因素”，二是可以用来“进行深入的民间音乐研究”和“创作的参考与运用”。诚哉斯言！但从“集成”工作三十年间编纂的同类大量资料来看，我们还可以讨论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些学术问题。

第一，这些音调的属性是什么？应该如何给它们定位？我们知道，在各集成分卷中，所有被称做“生活音调”、“叫卖调”者，一律都编入“附录”部分。^①也就是说，大家重视它们，但仍然认为它们还不属于完整的民歌。这也正好反映了“叫卖调”诸音调的特定地位。站在语言学的立场看，它们与正常的“说话”大相异趣，是一种被“夸张”的、具有“宣叙”性质的“语言”；而站在音乐学的角度看，它们只具有歌唱“片断”的意义，仅为民歌的“雏形”，即近似“说话”但又非语言范畴，近似歌唱但又非音乐范畴，这正好反映了它们所具有的从语言到歌唱的那种过渡性“属性”，而这一“属性”恰好又是它们的一个鲜明“特性”，是我们研究“语言音乐学”难得的好材料。

第二，这些音调的功用性如何？以“叫卖调”为例，我以为它的最大功用，就是它的“实用性”。俗云：卖什么的吆喝什么！这句话虽然在使用时已被赋予某种哲理，但它的“发生”却来自生活——市井的商贸生活。本书作者认为，人类自有商贸活动之时，也就有了“叫卖声”，随着商贸交易的繁荣，“叫卖调”的种类也不断增加。以至仅北京一地，就有成百上千之多。它们产生和存在的主要根由，就是希望更快、更好地推销自己的物品。这种直接的功用追求，反过来又促使新的“叫卖调”的出现。这是一个随意、即兴的“音乐”创作世界，实用性造成了“多样性”，多样性更加强化了“实用性”。只要有传统的市井贸易场景的存在，“叫卖调”就会不绝于耳。事实上，“实用性”功能，几乎是所有“原生型”音乐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各种劳动号子，从其“发生”到应用，均与某种需

①这是指大多数卷本而言，也有个别省、市卷把少部分篇幅较长、曲调相对完整的称做“叫卖歌”，并将其选入“正编”部分，如“北京卷”即如此。

要协作的集体劳动相关,并起到无可替代的“举重劝力”的巨大作用。“叫卖调”以其简短、扼要、鲜明的声调“符号”弥漫于市民日常生活,但追求的却是推销物品实际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它的实用性特色最为显著。

第三,这些“音调”的价值何在?如前所说,人类如何从说话(语言)进入“歌唱”(音乐),两者的“临界点”在哪里?最根本的区别又在哪里?对此,音乐学界有过很长时间的争议和讨论,甚至是音乐“音调”产生的尖端性论题,“叫卖调”一类的“声调”可能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相当充实、丰富的资料,此其一。同时,所有“叫卖调”都是用地方语言“喊”的,而所有的民歌也都是用民族、地方语言唱的。民歌中与生俱来的民族风格、地方特色源自何处?如何形成?“叫卖调”等作为它的“雏形”,也“浓缩”了许多能够“实证”的因素,需要我们加以探究,此其二。“叫卖调”长期传播于市井里巷,多样的“叫卖调”反映了多种民俗生活,如社会民俗、物质民俗、经济民俗乃至信仰民俗等,底层生活的种种面相、叫卖者呼喊时的千姿百态、唱词的凝练畅晓、音调的淋漓洒脱,为市井民俗生活增添了斑斓的色调,可以说,它貌似散漫但实际上丰富无比的民俗内容,与民间节日、信仰、仪式等活动具有同样的价值,更值得我们重视,此其三。总之,作为一笔传承了数千年的民间音乐遗产,“叫卖调”等生活音调中一定还有未被我们认识到的诸多价值,既然已经通过“集成”做了相当深度的挖掘,那么,不妨像本书作者那样,在进入“后集成”时代的今天,再做一次搜罗,再进行一次梳理、研究,为音乐学研究开辟出一个新领域,不正是一个很有学术意义的选项吗?

遵作者之嘱,借该著出版之际,本人写下了自己对“叫卖调”一类的“生活音调”的一些粗浅认识。一家之言,不足为训。重要的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作者选择这样一个不为学界太过看重、却能于沉寂之中撰写出这样有意义的著述;更要感谢他由此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回应了尊师

IV

杨荫浏先生五十多年前十分宝贵的提示。在浮躁学风四处弥漫的当今,学术界能以此种精神敬业者,恐怕为数不会太多吧?!

乔建中

2009年6月23日于京北思仁斋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本写老北京叫卖调的书,主要介绍 20 世纪 30—60 年代流传在北京城区的叫卖调和一部分流传在郊区的叫卖调,也介绍了一些商品(食品、用品)的制作或用料,还介绍了一些蔬菜的种植等相关知识。所介绍叫卖调的词、曲,均以 20 世纪 80 年代初北京市各区县文化馆采集到的叫卖调录音为准。

既然是介绍“老北京”市井民俗文化的书,所用语言也就会有很多老北京的方言土语和北京人的习惯用语,这样可以使大家在了解北京叫卖调的同时,对老北京的语言文化也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在谱例、唱词中,对民间艺人使用的方言音、口语音、俗语音、变化音等都加了相应的注音说明。

尤其是在这之中的用字,也会有一些平常极少用到或根本用不到的字,有时也会出现个别连《现代汉语词典》上也找不到的字,比如高粱薏儿的“薏(náo)”字,就是一个借音字;还有刨簪帚的“刨(páo)”字,本来是绑扎的意思,可是《现代汉语词典》上没有这个字,所以只好借用“刨地”的刨字。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所以我又查阅了一些方言土语类的字典,如徐世荣编的《北京土语辞典》,齐如山著的《北京土话》,傅民、高艾军编的《北京话词语》,宋孝才编著的《北京话语词汇释》等等,因此本书中有不少俗语字并不符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规范字。对此,希望编辑人员和各界专家不要过分苛求——这似乎是折中的态度(或许有些字,将来的“现汉词典”会参照我们的用字去修订)。我国推行普通话,而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为基础的,所以北京话更应该受到各界专家、学者的重视。

北京人说话爱用儿化音,说唱艺术称之为“走小辙儿”,这里面包括对人的称谓,如小姑儿、小

姨儿、小孩儿、小伙儿；对动物的叫法，如小猫儿、小狗儿、小鸡儿、小猪儿；还有食品、水果等，像果子干儿、柿饼儿、桃儿、枣儿、香瓜儿、杏儿，豆汁儿、炒肝儿、麻花儿、焦圈儿等。还有对一些北京地名的习惯性称呼，如北新桥儿、天桥儿、交道口儿、西坝河儿、菜市口儿、东便门儿、广渠门儿、南菜园儿、三里屯儿等；再有使用的物件儿，如掸子把儿、竹竿儿、瓜挠儿、盖碗儿；说的唱的方面，像小曲儿……所有这些在行文中，都用小一号的“儿”字来表示；还有一些儿字并非儿化，故文中用原大字号。有的字如水果、糖果、干果的“果”字，鲜花的“花”字，曲调、音调、腔调的“调”字，胡同的“同”字，即使不加“儿”字，北京人说话（或诵读）时也会用小辙儿，因此行文中这些地方均省略“儿”字（歌名及唱词中的“儿”均不省略）。有的字是否用儿化音要灵活掌握，如说水果皮，说“皮儿薄、小薄皮儿”就加儿化音，反之说“皮厚、大厚皮、护皮不好剥（音 bāo）”则不加儿化音。叫卖调唱词中，儿化音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不但不同演唱者在叫卖同一类商品时对唱词儿化的处理不同，有时甚至是同一个演唱者在同一首叫卖调里叫卖同一商品时加儿化音的情况也不同，如在卖水果、卖花的叫卖调中。还有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如子口、字号、择手货、大路儿、挂碗儿、官下儿、近礼儿等，文中在这些方言词后也加了简单的说明。

北京地区的语言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生产、生活中不断创造、发展和传承的，它应该和这些叫卖调一起被列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之内的，也是亟需保护的历史语言文化遗产。近些年的北京，因为旧城改造、外来人口大量迁入等种种因素，使北京话的语言大环境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即使是北京土生土长的青少年，能说得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也并不多见了。地道的老北京语言文化已处在慢慢消逝的边缘，我真心地希望藉由本书，使广大读者能从中了解更多的北京地区的语言文化。

陈树林

目 录

第一编 叫卖调概述 / 1

- 一、叫卖调与货声 / 3
- 二、叫卖调的种类 / 10
- 三、叫卖调地域间的差异与叫卖的时间差异 / 21
- 四、叫卖调的腔调与唱词 / 24
- 五、叫卖调的“正宗”与否 / 33
- 六、叫卖调的采集 / 34

第二编 叫卖调分类 / 37

第一章 食品、水产品 / 39

果品、饮品类 / 39

- 一、水果类 / 39
- 二、河鲜儿类 / 55
- 三、糖果、点心类 / 59
- 四、干果、豆类 / 67
- 五、冷、热饮品类 / 73

菜蔬、水产品类 / 81

- 一、蔬菜类 / 81
- 二、腌制菜、食用油、腐乳类 / 89
- 三、豆制品、肉、蛋类 / 94

四、水产品、鸡雏儿类 / 97

餐饮小吃类 / 101

- 一、汤水类 / 101
- 二、粥、面茶类 / 106
- 三、糕 类 / 110
- 四、白薯、玉米类 / 117
- 五、煎炸类 / 119
- 六、面食类 / 124
- 七、肉食类 / 130

第二章 生活用品 / 135

装饰品、印刷品类 / 135

- 一、鲜花、纸花类 / 136
- 二、化妆品、梳妆品类 / 142
- 三、印刷品类 / 145

日用杂品类 / 149

- 一、炊具类 / 149
- 二、用具类 / 151
- 三、玩具类 / 154
- 四、祭祀品类 / 156
- 五、柴炭类 / 161
- 六、布头儿、估衣类 / 163
- 七、草编、毡垫儿类 / 167
- 八、杂物、杂品类 / 169

第三章 收购业 / 175

- 一、交换形式 / 175
- 二、收购形式 / 178

第四章 修理、加工、技术服务业 / 181

一、修理业 / 181

二、加工、技术服务业 / 189

第三编 叫卖调唱词、谱例 / 195

第一章 食品、水产品 / 197

果品、饮品类 / 197

一、水果类 / 197

二、河鲜儿类 / 239

三、糖果、点心类 / 245

四、干果、豆类 / 260

五、冷、热饮品类 / 272

菜蔬、水产品类 / 283

一、蔬菜类 / 283

二、腌制菜、食用油、腐乳类 / 296

三、豆制品、肉、蛋类 / 301

四、水产品、鸡雏儿类 / 304

餐饮小吃类 / 312

一、汤水类 / 312

二、粥、面茶类 / 318

三、糕 类 / 323

四、白薯、玉米类 / 334

五、煎炸类 / 337

六、面食类 / 342

七、肉食类 / 353

第二章 生活用品 / 360

装饰品、印刷品类 / 360

- 一、鲜花、纸花类 / 360
- 二、化妆品、梳妆品类 / 371
- 三、印刷品类 / 376

日用杂品类 / 380

- 一、炊具类 / 380
- 二、用具类 / 382
- 三、玩具类 / 384
- 四、祭祀品类 / 385
- 五、柴炭类 / 389
- 六、布头儿、估衣类 / 390
- 七、草编、毡垫儿类 / 399
- 八、杂物、杂品类 / 402

第三章 收购业 / 408

- 一、交换形式 / 408
- 二、收购形式 / 411

第四章 修理、加工、技术服务业 / 417

- 一、修理业 / 417
- 二、加工、技术服务业 / 424

主要参考书目 / 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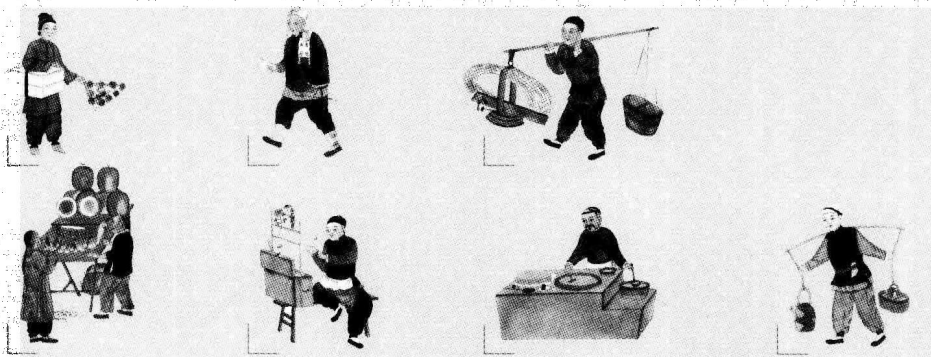
音响资料目录 / 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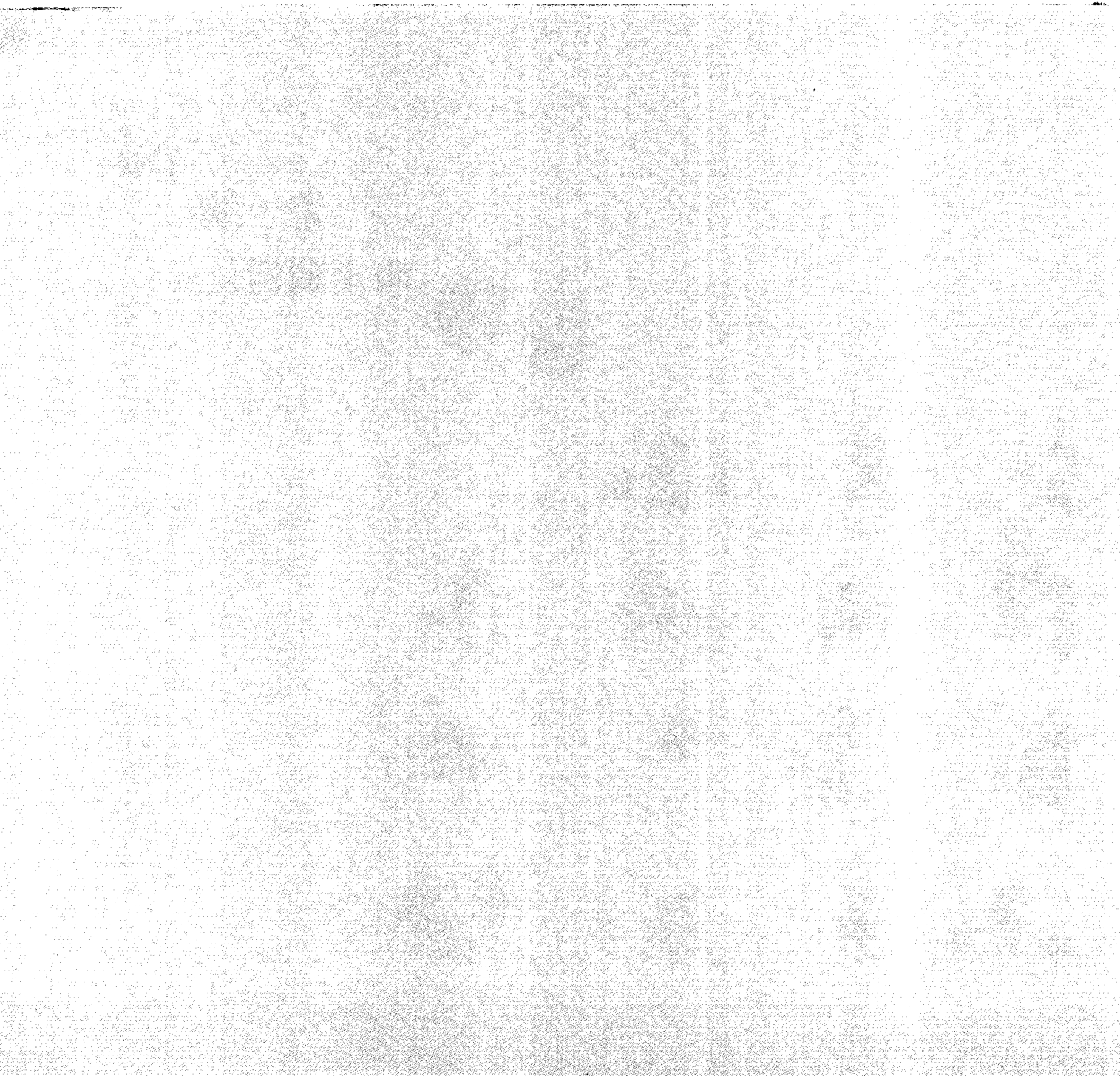
后 记 / 434

”

第一编 叫卖调概述

“







“叫卖调”是过去街头商贩做生意时的叫卖之声,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吆喝”。这种由商贩自己在街头吆喝的叫卖形式,实际就是最初的商业广告。

对于这种吆喝的具体称谓,除了“叫卖调”,也有称为“货声”,这两种称谓一般在社会上同时并存,但实际它们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

一、叫卖调与货声

在北京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叫卖调^①即货声,货声即叫卖调。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先说“货”字,“货者,金玉布帛之总名”,通指货物,现在多指市上购、销的各种商品;而货声即街头商贩在货物交易之中的卖货之声。严格地说,货声中包括叫卖调,而叫卖调却不等同于货声。货声主要以人声和唤头这两种方式表现。一般就叫卖的人声而言,可以分为叫卖声、叫卖调、叫卖歌三种:叫卖声是指没有腔调(缺乏旋律感)的干吆喝;叫卖调是指有旋律(俗称“有腔有调”)而又比较短小的吆喝;叫卖歌则是指那些词句与乐句相对完整而又比较长大的吆喝。唤头即各种响器,一般被用来代替人声招徕顾客,如卖香油的打梆子、卖针线的摇拨浪鼓儿、磨剪子的吹号、卖杂货的敲瓢等等。人们还给这类商业响器取了一些文雅的名字,如“报君知”、“唤娇娘”(拨浪鼓儿)、

^①书中凡“叫卖调”之“调”字,“腔调”之“调”字等,均读儿化音,文中不再另加小字号“儿”。

“惊闺”(磨刀匠用的“铁帘儿”,也有叫它“千层板儿”的)等。这些响器发出的声音,均可称为货声,但却不能说它是叫卖调,因为它只是叫卖的辅助音响,而非人吆喝或唱出的声音,也不是有固定音高的乐器,故所发之声自然不能称为“调”。

人类自从有了贸易活动,便有了“吆喝”。最初的吆喝不一定有调,它应该产生在人类早期社会“以物易物”的阶段。数千年来,这些吆喝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发展、流传,从无调到有调,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完善。至清末,署名“闲园鞠农”的人专门为这些吆喝调编了名为《燕市货声》^①的书,书中收集了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各种卖货之声。这算是较全面介绍“散落”于民间的叫卖调的第一本书。

①《燕市货声》,又名《一岁货声》,是清末“闲园鞠农”(蔡绳格)编著的民俗小册子。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双肇楼校印。全书收集了一年十二个月之内的四百余条货声(有词无谱),并附有对所卖货物的简单介绍。

叫卖调是伴随人们的贸易活动而产生的生活音调,所以说到叫卖调,还应该了解人类贸易活动的渊源。

(一) 最早的贸易活动

贸易即以钱财物资相交易。贸易活动是人类发展的一大进步。

人类最初的生产,都是自给自足的:要吃野果自己采,找到的食物自己吃。后来发展到互助:几个人协作打到了大的猎物,大家分而食之;一群人协作劳动,犁田种地,打下的粮食大家分享。人类进化之后便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身强体壮的男人负责狩猎、种地;女人在家里生儿育女、操持家务。随着居住地的改变,人们有了相对固定的职业:在林区居住的人们便以狩猎为主,在平原居住的人们便以种粮为业,在水边居住的人们便以打鱼为生。还有心灵手巧的人专门以制作各种工具、器物等为职业。这些在《淮南子·齐俗训》中都有记述:“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大致是说: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工拙互补,互通有无。应该说,生产与交换是相辅